



龚学敏的“诗人散文” 把美食书写成了回忆录

当一个拥有锻造语言黄金能力的诗人写起散文，往往会有新鲜的味道。“诗人散文”并不是诗人写的散文那么简单，而是诗人将诗歌的审美元素融入散文创作之中，而且诗人对社会事件的切入角度、对历史和生活的感悟、对语言和节奏的掌控都有独到之处。“诗人散文”于是成为一个特殊而充满了可能性的文体，因诗人独特的观照方式和特有的表达方式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。世界上许多著名诗人，在散文创作中亦享有盛誉，展示了“诗人散文”的独特艺术魅力。

在出版界，花山文艺出版社倾力打造的系列精品图书“诗人散文”丛书，填补了业界空白，引发了诗歌和散文界的高度关注，备受瞩目。这个系列收入当代最活跃的知名诗人撰写的富有诗意的散文作品，目前已出版四季，共31本。第一季、第二季、第三季分别于2020年1月、2021年3月、2022年5月推出，包括翟永明、王家新、大解、商震、张执浩、雷平阳、霍俊明、郁葱、傅天琳、李琦、沈苇、路也、邵筐、王单单、叶舟、汤养宗、梁晓明、耿占春、何向阳、桑子、刘向东等国内一线诗人的散文作品。

不仅写食物更是写人生

2023年11月，该丛书推出第四季，收录了龚学敏《吃出来的人生观》、林莽《在大地的果盘里》、雨田《大地的时光之痕》、唐小米《来日方长》、罗振亚《习惯温暖》、宗仁发《雪的安慰》、海男《时间熔炼手册》、黄礼孩《美在转身之际》、张战《雨梯上》等10位著名诗人的散文作品。这些作品或回忆故乡故人，或畅谈写作体验，或书写生活感悟、心灵历程，或呈现幽微处的众生百态。

龚学敏1965年5月生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坪县(今九寨沟县)，他的诗歌从那片土地上生发，他的散文也因此而茁壮。在《吃出来的人生观》中，共有26篇关于他家乡美食的散文，这些美食包括洋芋烧鸡、蕨菜、拌米饭、洋芋糍粑、桂花饭、荞面、柿子酒、荞饼、核桃花、火烧馍、水粑面馍、酸菜……除了写食物之美，龚学敏更详解食材来源、烹制手法、人生哲理、文化意义，耐人寻味。

跟一般食物题材的作品不同，《吃出来的人生观》是一本写食物的书，但又不仅仅是写食物。因为书中并不是一味地夸奖这美味、欣赏那佳品，而是藉食物这个渠道回忆生活往事或者对人生进行深度思考，一本美食主题的书，被他写成了一本诚意满满的回忆录。

比如在《洋芋烧鸡》中，龚学敏写道：“外地人眼中，九寨沟大山里的奇异食材颇多，信手拈来便是山珍，加上不同的烹饪方法，以及关于饮食的不同风俗习惯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新鲜感。这种新鲜，既有对食材鲜活的理解，更是对填补整个人生饮食空白的希冀。可现实总是会在无尽遐想后给人挫败感，如同我们整个人生。不少的东西，貌似美味，多吃一回，也就寡淡了，甚至不会再碰。饮食如此，发生在身边的很多事情也是如此。”

在《柿子酒》中，龚学敏在写柿子酒之前，先写了一段他在九寨沟生活的往日记忆，“早先，冬闲是个美妙的词。男人们去砍柴，冬天的柴水少，没有树叶，轻一些，好收拾。女人们浆洗缝补，冬天没雨水，好晾晒。没有地里的活儿，有时间把风吹雨淋了一年的家收拾得像模像样。平日里过日子，买洋火的钱也是居家人户必须的支出。冬天好，整个火垄子一天到晚不断火，也算省钱了。”

回忆故乡的风土人情

春节走亲访友是经常的事情。龚学敏写道，“冬闲时，走人户算是个大事。走人户，走是个关键词。山再高，也高不过山里人的情义，该走动的亲戚，再远，你来我往，一户都不能落下。

要不然，自己家里有个大凡小事，亲戚们见面，提起来，脸面也挂不住。不说那远的，就是在同一个寨子，山脚最下面挨着河沟的人家，到最上面山梁上架着的人家，也不是想串门就能抬腿串的。冬日里，山路走久了，倒是不冷。走着走着，身上就会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汗来，感觉到浑身的湿。这是一种浸到棉袄棉花里的湿。到了亲戚家，一坐下，背心便渐渐凉了起来，凉到感觉整个棉袄就是一个硬壳。一进院子便是很客套地寒暄，讲完礼，便在火垄子边坐下……”

在《桂花饭》这篇文章中，龚学敏回忆起自己的高考往事。在龚学敏的老家，蛋炒饭有一个诗意的名字，叫“桂花饭”。“像我一样从农村考出来的学生，高考是件关乎命运的大事，自然会记得不少的细节。我参加高考的第一天早上，母亲给我做的就是桂花饭。记得米饭是头天晚上煮饭时特意多抓了一把米剩下的。那个时候，关于早饭的概念，在我们家里，日常是玉米面煮的拌面饭，大米煮的稀饭已是稀罕之物了，再朝大米稀饭往上，真不知道早饭该是什么做的，已经严重超出想象了。所以，高考时吃一碗桂花饭，已是全家人极尽想象力，想到天那么远，才能够想象出的最好的早饭了。”

1981年的高考，对一个农村户口的

家庭而言，至关重要，直接关系到眼睛高度近视的龚学敏，能不能跳出农门，会不会戴着厚厚的眼镜下地去干农活儿。他回忆对命运至关重要的一碗桂花饭，“是用家里中等大小的碗盛的，冒了尖。吃完饭后的碗，一粒米都没剩，一丝蛋花也没有，干净的碗里只有些零星的油珠，说是油珠，其实，已不能用珠来形容，只是挂在碗壁上的油迹而已。这些油迹比平时的油黄些，想必是蛋黄的缘故。把开水倒进刚吃完饭的碗里，一涮，水面上便是油星。等着凉一些时候，嘴里的饭也嚼着嚼着咽下去了。这时的水温刚好。一大口温温的水喝进口来，整个口腔像是吃完饭的碗，被这一大口水一涮，把口中的油又搅动起来，在舌头上乱撞出一些不一样的香来……现在细想起来，高考时的桂花饭应该是我吃的最后用桂花来形容的蛋炒饭了。因为那个让我第一次知道蛋炒饭有这么一个诗意的名字的人——我的奶奶，就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几天走了。从那以后，再没有人给我说这个诗意的名字。直到世事把我也变俗，只是偶尔地想起，心酸一下。我知道，这是我内心深处尚存的一点点未泯的良知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探寻历史的神秘与深邃

——读《三星堆：神话诞生之地》

□张家鸿

林赶秋的《三星堆：神话诞生之地》是学者本人在梳理典籍史料的基础上，结合出土文物加以思考与论证的成果。有趣的是，这样一部学术著作，读来不仅未有隔阂，还有不舍得脱身离开的沉浸之感。这是足以令人欣欣然的意外。

面对留下种种历史蛛丝马迹的蜀地先民，林赶秋饱含着不言自明的敬意。探寻三星堆乃至蜀地文明的神秘与深邃，乃林赶秋著书立说的用意。开凿都江堰的蜀地太守李冰，是整部著作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。造福于蜀地的李冰，既有相关史书的明确记载，也有附会其身的种种传说。林赶秋只是把这些写出来，不多评价，这是学术著作的严谨与克制，也是敬意的内在寄托。

野蛮如何一步步进化并接近文明？文明从何而来？文明发展到怎样的程度算是更高级别的文明？品读此

书时，这些问题一直在脑中回荡。不管这些问题如何回答，皆与先民的作为有关。他们的一举一动常常是推动文明不断向前的源泉。

代代传承中，文明神秘与深邃不仅未获解答，反而愈发浓烈。故而，品读此书有如读探险小说般快意。读者如游客，作者是高明却不动声色的导游，引领读者步步深入，有迂回曲折的蓄势，有柳暗花明的惊喜，有急转直下的跌宕，有喷薄欲出的期许。

其中《载魂之舟》颇有散文的神韵，骨子里却是一篇神完气足的学术文章。读过开头的2000年至2001年成都市中心的大型古墓挖掘，读至更早即1987年于成都青羊小区发现的战国船棺墓，而后作者指出从1954年直至2017年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，重庆与四川多地陆续不断出土船棺的事实。而后奔涌洒脱的文字如开闸一般，不可

阻挡地流泻而下，给人无比壮观之感。时间因之被拉至明朝，王士性《广志绎》卷五中写到成都三十余州县分布在一块沃土之上，尚有清冽可爱的江流，桥梁扉户俱在水上，荡开之涟漪乃常见之景。以此为起点，往久远的历史回溯，“可以推想，先秦之时，成都平原更是湖泊星罗、河流纵横。很多蜀国先民傍水而居，以船为家，以河为生。”生前擅长舟楫，死后以之为葬具，岂不理所当然？很久以前的蜀地，有着与今日江南大体相近的景致，这实在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。

《堰工石像可能是大禹》一文则证据充分、论证严谨，步步为营、慢慢推进，流露出作者做学问的扎实功底。如何证明1975年在李冰像发现处附近出土的石像为大禹？作者首先论及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中将李冰与大禹相提并论的先河，而后引《韩非子》中“禹之王天

下也，身执耒耜，以为民先”的形象塑造，接着以山东武梁祠汉画像石上的夏禹形象作为实证，并指出画像石中夏禹所抱之耜与石像之人所抱之耜不同，最后结合出土文物指出凹形耜乃东汉时四川普遍使用的生产工具，如此一来，石雕艺术家的借用就自然而然了。

这一册不算厚重的著作，是一道引人入胜的风景线。它并不只给出答案，而是引人思考、探寻，一道领略神秘被层层揭开带来的喜悦。而种种喜悦，出自何处呢？“历史，本如云烟，过眼即逝，幸好有文字和图像，可以存其梗概。或深埋于地层之中，或尘封于古卷之内，有时也以湮没残碑的形式一直待在人们时常经过的路上和路旁，等待着有缘且有心的学者来发掘、来拓印、来释读、来复原。”这说的何尝不是林赶秋本人向来的学术追求与炽热可感的内心情境？